

唐集叙錄

萬 曼 著

唐集叙錄

萬曼著

中華書局

唐集叙錄

萬曼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¹/₂，印張·294千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100冊

統一書號：10018·450 定價：1.40元

出版說明

《唐集敘錄》著錄有傳本的唐人詩集、文集、詩文合集共一百零八家。作者對這些唐人別集的著者、書名、卷數、成書年代、編輯者、刊刻者、收藏者等各項均按時代先後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其間，對於各集的版本源流、編次體例以及該書在唐、宋、元、明、清各朝直至近代的流傳、演變（存、佚、闕、未見）等情況考述尤多，功力不小。

作者對唐以後各朝代的官修書目、正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新舊《唐書》中的詩人本傳、私家的藏書目錄都作了廣泛的徵引，並充分利用了清代一些著名攷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鑑家的藏書敘錄題跋及有關考證、校勘成果，汲取了本世紀初以來隨敦煌寫卷的發現而興起的“敦煌學”的研究成果，著錄了幾種敦煌出土的唐寫本殘卷。

《唐集敘錄》作為唐代詩文別集的專題目錄書，對於研治唐代文學史、目錄版本學以及從事文學古籍整理的讀者來說，是一部資料豐富、使用方便的參考書。讀者可以省却不少翻檢之勞，奏事半功倍之效。

本書作者萬曼教授生前曾執教於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多年，對於古典文藝理論和現代文學都有所研究，本書是他的遺著之一。由於作者已經逝世，不可能再作最後的審訂和補充了。此次出版，我們僅就遺稿作了些技術性的整理加工，疏漏錯誤之處，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錄

東臯子集	1	李遐叔文集	72
寒山子詩集	6	蕭穎士文集	74
王梵志詩集	12	孟襄陽集	75
王子安集	14	李翰林集	79
盈川集	21	韋蘇州集	87
盧照鄰集	23	岑嘉州集	92
駱賓王文集	24	李嘉祐集	96
李嶠集	30	皇甫冉詩集	
杜審言詩集	32	(附皇甫曾詩集)	98
宋之問集	34	高常侍集	101
沈佺期集	36	杜工部集	106
陳伯玉文集	37	錢考功集	138
張說之集	39	元子文編	140
蘇許公詩集	43	韓君平詩集	143
徐安貞集	44	毘陵集	145
李北海集	45	華陽集	
曲江集	46	(附顧非熊詩)	148
王維文集	49	盧綸詩集	150
李頎詩集	55	李益集	152
儲光義詩集	56	李端詩集	154
王昌齡集	57	王建詩集	156
常建詩集	58	李觀文集	159
劉隨州文集	60	權載之文集	162
顏魯公集	64	昌黎先生集	167
皎然集	68	歐陽詹文集	184
秦隱君詩集	71	河東先生集	188

劉賓客集	201
李文公集	205
皇甫持正文集	210
呂和叔文集	212
孟東野集	215
張司業集	219
玉川子詩集	223
李賀歌詩	226
元氏長慶集	235
白氏文集	239
李文饒文集	249
追昔遊編	253
薛濤詩	255
鮑溶詩集	256
沈下賢文集	259
姚少監集	263
周賀詩集	266
章孝標詩 (附章碣詩)	269
張祜詩	270
朱慶餘詩集	271
樊川文集	274
丁卯集	278
李義山集	283
文泉子	289
文標集	292
會昌進士詩集	294
許昌集	295
李羣玉詩集	298
孫樵集	301

長江集	305
溫飛卿集	308
魚玄機集	310
祠部詩集	312
黎嶽集	313
麟角集	316
文藪 (附皮錄事唱酬詩)	318
甫里先生文集	322
一鳴集	335
披沙集	338
玄英先生詩集	341
羅昭諫集	344
鹿門集	351
雲臺編	352
韓翰林集 (附香齋集)	355
唐英歌詩	359
白蓮集	360
禪月集	362
桂苑筆耕	365
唐風集	367
浣花集	372
張蠊詩集	375
黃御史集	376
釣磯文集	380
李洞詩集	384
唐求詩集	385
李建勳集	387
碧雲集	388
永嘉集	390

東 臯 子 集

《王績集》，《舊唐書》本傳及《經籍志》作五卷；《新唐書·藝文志》，績誤作勣，亦爲五卷；《宋史·藝文志》，績誤爲績，仍爲五卷，但另有陸淳《東臯子集略》二卷；《崇文總目》僅著錄《東臯子集》二卷。從這個記錄裏可以設想題爲《王績集》的是五卷，題爲《東臯子集》的是陸淳編的《東臯子集略》，這是一個經過刪節的本子，所以祇有二卷。今本《東臯子集》作三卷，顯然已非舊日次第。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上，王績《東臯子》五卷，題名已非舊式，但仍爲五卷，並云：“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云。”這段話《四部叢刊》影趙抄本呂才序中不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六，《東臯子》五卷，又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爲後序。”這個本子在呂才序外，似乎又把陸淳《東臯子集略序》添在後邊，改題《東臯子》，但仍爲五卷。

元、明以來，五卷本的《王績集》，不見著錄，覆刊本也極爲少見，而鈔本流傳多爲刪節本，又不知道爲什麼改二卷爲三卷。

常熟瞿鏞（子雍）《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十九，《東臯子集》三卷，舊鈔本，唐王績撰。記云：“《唐志》、晁、陳書目，俱作五卷，此止三卷，有呂才、陸淳序，舊爲脈望館藏書，繼歸述古堂，見敏求記，卷末有趙清常題記云，金陵焦太史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萬曆三十七年（1609）十月十四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即據此本影印。呂、陸二序後有《東臯子傳》，蘇軾書東臯子及陳氏曰、周氏涉筆曰、

晁氏曰，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賦、中卷詩、下卷雜文。但上卷賦止《遊北山賦》一首。

錢塘丁丙(松生)《善本書室藏書志》二十四，著錄另一個舊鈔本，書名《東臯子集》，也是三卷。小傳外云：“晁、陳兩目均稱遺文五卷，河東呂才編序，陸淳後序。此明梁谿曹荃定爲三卷，附錄劉昫、宋祁、蘇軾三傳并遺事集評。”這個本子和瞿氏著錄本，附錄各件略有不同。曹荃的時代略後於趙琦美(清常)，恐怕還是淵源於趙抄本的，止附錄有所增添而已。

以上兩個抄本，可以說都是陸淳的刪節本，不料在歸安陸心源(剛甫)藏本，吳翌鳳的跋語中，却見到了五卷本的踪影。《皕宋樓藏書志》六十八，著錄一個舊鈔本，題《東臯子集》，三卷外，另有附錄一卷，有吳翌鳳手跋云：“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書此以俟。十八日延陵吳翌鳳記。”這個鈔本後歸靈石耿文光(斗垣)，《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一百五著錄，這個鈔本本身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東西，但是吳氏跋中所說的在鮑以文處所見到的宋槧五卷本，却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使沉埋已久的五卷本，在這裏透射出一線光芒。

鮑以文名廷博，刊有《知不足齋叢書》，但未收此種。邵章《四庫簡目續錄》云：“宋刊五卷本，汲古閣有影宋鈔本”，可是毛氏《津逮秘書》也未輯入。於是此一線光芒乃告燭息。五卷本似存若亡，究不知當在人間否。偶翻《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忽見《王無功文集》五卷一種，係清同治四年陳晚晴軒鈔本，一冊，內容不知如何。

甘泉江藩(節甫)《半舫齋題跋》上，東臯子集條云：“《東臯子集》三卷，集中《答馮士華處士書》云，我近作《河渚獨居賦》，今本無此文，中卷末補遺引葛立方《韻語陽秋》，當是南宋人所編，必非舊本也。”江氏所據當爲刻本。《東臯子集》除鈔本外，刻本流傳極

稀，所知僅有崇禎中刊本，（《四庫全書總目》即以此本著錄）及孫星衍氏岱南閣仿宋巾箱本，皆三卷本也。此外，《邵氏續錄》仍有光緒丙子（1876）羅振玉唐風樓刊本，未標卷數，據潘景鄭《著硯樓題跋》，當仍屬刪本系統。潘氏云：

《東臯子集》世通行祇孫氏岱南閣做宋本，孫氏所據自余蕭客影鈔宋槧所出，然校正誤字，亦殊未盡。清光緒丙午（1906）羅氏唐風樓據所藏舊刻巾箱本校孫本重梓，是正甚多，作校勘記一卷。又於《文中子》內，檢得《答陳尚書》書一首，附諸卷末，於孫刻為精善矣。近涵芬樓影印明清常道人手鈔本，校正孫氏誤字，至百許。清常道人本，即《讀書敏求記》所據為善本者，所校羅氏刊本，亦殊未合。吾族香雪草堂藏有王西泚家鈔本《東臯子集》，黃箋圈以墨筆度吳枚菴校本，以朱筆校明刻本，比勘精審，所正誤脫，亦有孫、羅二刻所未及者。是本於去秋在市廛為吾友鄭君百耐所得，余假歸，校讀數日，以勘各本，互有是正，洵乎善本之難盡！吾輩窮年累月，耗精疲神於幾塵落葉中，徒亦自苦耳，暇時羅列各本，疏其同異，彙為校記，附諸簡末，聊備記誦之業，是為跋。乙亥五月二十六日。

從潘文中可以看出各刊本所據鈔本，彼此之間，頗多歧異，但都出於陸淳本是有問題的，因為篇目出入不大，吳翌鳳所稱增多的三十餘篇皆未見也。所以孫淵如岱南閣刻本序疑非唐時呂才編次，或為陸淳所刪，並稱《讀書敏求記》從金陵焦太史錄出者，亦即此本云云。但張元濟跋趙本時，對此却提出異說，張氏云：“孫刻詩篇編次與是本不合，且缺《祭處士仲長子光》及《自撰墓誌》二首，頗疑所據之本各異。又是本呂序明言輯成三卷，並無五卷之說。蓋孫氏實未親見此本，其所云亦即此本者，僅為揣度之詞。”孫氏所據鈔本和趙清常本不盡相同，自是一個問題；但張氏謂並無五卷之說，却是錯誤的。張氏根據止是趙鈔本呂才序，但呂序三字顯然是五字之誤，不能因此遂謂並無五卷之說。張氏後文雖也提到《唐志》及晁、陳二目，認為當時必有兩本，但對趙鈔源出陸刪本似未置信。更未注意到陸淳刪本原為二卷的《東臯子集略》，而三卷本乃明人採掇

而成，已非陸氏原本。

關於呂才序文問題，上文已云晁公武所引呂才序文，趙鈔本呂序中不見。陳鴻墀《全唐文紀事》一百十三引呂才序則僅百餘字，皆見於趙鈔本。但和趙鈔本八百餘字相較，相差太遠，且不云所輯卷數，其爲陳氏刪節，抑別有所據，疑不能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續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凡此種種，都有待於獲得宋槧五卷本來解決，但三卷本是一個簡本，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爲有唐寫殘本爲證。

王重民《敦煌古籍叢錄》記（伯 2819）《東臯子集》云：“此卷首尾殘缺，載賦三篇，起《遊北山賦》之後半，《元征賦》全，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據《遊北山賦》知爲唐王績所撰，蓋爲《東臯子集》殘卷，更證以羣書，而知此爲呂才所編續集五卷本之原帙也。”又云：“按卷內國字作囗，天字作而，並爲僞周武后所製新字，則爲唐武后時寫本，又陸淳爲啖助高弟子，度其生年，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此卷子本書寫之時，陸淳尚未生世，則應爲呂才原編，更可無疑也。”此外，王重民又檢宋姚鉉《唐文粹》八十一有續《重答杜使君書》，八十二有《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全唐文》百三十二有《三日賦》、《鷺賦》（此二賦不見《文苑英華》與《文粹》，出處容當再攷），三卷本皆不載，認爲係陸淳所刪。因爲淳序稱“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此類皆所謂有爲之詞也。證明五卷本之外，別有陸淳刪本三卷，同時並證明四庫館臣以爲三卷本係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採輯彙編的說法爲疏於考證。但王重民也一樣沒注意到陸淳刪的《東臯子集略》原爲二卷，三卷本爲明人編定的。王氏又云《全唐文》百三十二收入《子推抱樹死贊》、《荆軻刺秦王贊》等十三篇，據呂才序“續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別成一家，不列於集”，應爲《會心高士傳》之贊，不應輯入文集。最後依卷子本鈔錄

了《元征賦》全文，因此賦不特集本不見，《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皆未載入，敦煌卷子所寫乃成孤本，又用此卷子和《四部叢刊續編》影趙本作了《遊北山賦》校文。

按：呂才，高儉（士廉）《文思博要》序羣臣中有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當卽其人。

寒山子詩集

寒山詩，據唐台州刺史閻丘胤序文說，是“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的”。《新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又《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云云。”這和由閻丘胤纂集的說法不同，卷數和《藝文志》及今傳本也不一致。

錢曾（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豐干語閻丘胤（允）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真爲饒舌矣。胤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文句成卷而爲之序讚，附著拾得錄于詩之前，惜乎傳世絕少。此從宋刻摹寫，南北藏俱未收，余謂應同龐居士詩並添入三藏目錄中，庶不至泯滅無傳耳。”黃蕘圃在藏書題識中說，曾“收一精鈔本，似與遵王藏本相類，當亦宋刻摹寫者”，但首尾殘闕。又說，後來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蕘圃說是外洋板刻，也不完整，有失去半葉者四處。兩本互校“詩之次序有先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洋板所獨。此拾得詩‘雲林最幽棲’一首內‘日斜掛影低’句，精鈔本日字下俱缺”，所失四葉半，也無從補全。又說，“此刻似係洋板，然寒山詩後有一條云‘杭州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宅□鋪印行’，則又不知此刻之果爲何地本矣”。按：缺文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作“經”，但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實係“紙”字。

大抵迄嘉慶間黃氏寫此題識時，國內藏書家，除摹寫本外，是

沒有見到宋槧本的。錢、黃兩氏所藏摹寫本，現在也無從探索。黃氏所謂洋板，語焉不詳，究竟不知是什麼本子。

宋槧本是不是就絕跡天壤了呢？不。《天祿琳琅》後編卷六宋版集部著錄原汲古閣藏本《寒山子詩集》一卷，計詩三百十三首，前有閭丘胤序，附豐干詩二首，拾得詩五十六首。但未說明係何種版本。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著錄《三隱詩集》一卷，係淳熙十六年（1189）天台國清寺僧志南刊，有朱文公（熹）與志老帖云：

寒山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劃頗（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又，寒山詩（已）刻成，幸早見寄，有便只附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巖人也。

這個國清寺志南刊本，雖然肯定世有傳本，但王氏却没有注明輯自何處。志南和朱熹友善，晦翁文集中引其“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二句，以爲清麗有餘，絕無蔬筍氣者。民國十五丙寅（1926）董康（授經）在日本圖書寮見一宋本，有植村書屋、霞亭珍賞、慶福院、暢春堂諸印，《書舶庸譚》三，記云：

宋槧，冊子裝裱，四周欄俱切去。版高六寸八分強，寬五寸。中縫上記字數，每半頁八行，每行十四字。前有七古一首（每半頁6行，每行十二字），後有“囊閩東臯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適獲聖製右（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題記兩行；次寒山子詩集序，題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序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序後有四言讚語；次朱晦庵與志（南）老帖四（三）葉；次陸放翁與明老帖一葉半，俱從真蹟摹入，書名題《寒山詩集》占兩行，下雙行註“豐干拾得詩附”末爲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跋國清禪寺三隱集記，中縫標一記字。又屠維赤奮若臘月上澣華山除鱸男可明跋（按島田翰云：卷尾又有紹定己丑（1229）可明跋，當卽指此。）

董氏又云：“另牋題跋一葉，內丘字胤字避諱，似中國人手蹟。”題跋末署“丁巳之立秋節，苞”。所謂苞，不知何許人也。文中比較有參考價值的一段云：“余以萬曆間釋普文刻本及《全唐詩》譬照之，其

篇數編次，無有相同者。序中所云，於竹木石壁書文句三百餘首纂集成卷，既已成卷矣，不知何緣搖動之如此者；又篇中有‘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則今存者，僅其半耳。”文中引《全唐詩》，當爲清代人。

從董氏關於這個本子的記錄來看，此本當即爲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島田翰據以覆刻的《寒山詩集》，因爲行款和收藏記都是相同的。同時還可以知道，南宋在國清寺本以後又有東皐寺本，也就是紹定己丑可明跋本。而圖書館所藏的這個本子是無我慧身就東皐寺本補刻的。

寒山有詩云：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念我詩，真是如來母。

島田翰說，“今檢是本，寒山詩三百四首，而次之以豐干詩二首及拾得詩四十八首。不符於六百之數”。其實六百之數，早已不符，今傳各本，從閻丘胤以來，都僅三百餘首。不過這個本子比起《天祿琳琅》藏本，豐干、拾得詩都相同，寒山詩却少了九首。

以上幾種本子，雖然不盡相同，大概是一個系統。此外又有寶祐本，是寶祐乙卯(1255)行果就江東漕司本所重鐫的，島田翰說，至茲如分七言於五言之外，又以拾得加於豐干上。黃薨圃所見的洋板，也說分七言於五言之外，想來是屬於這個系統的。此外，還有一個元時高麗覆宋本，卷尾題云：“嘉議大夫耽羅年民萬戶府達魯花赤高麗匡靖大夫都僉議評理上護年朴景亮刊行。”島田翰說，蓋依東皐寺本改行上梓的。據《四部叢刊書錄》云：高麗槧係分體本，又增宋釋慈受擬寒山詩，自然也是就寶祐本增訂的。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十九，寒山詩一卷，豐干、拾得詩一卷，附慈受擬寒山詩一卷。明刻本。記云：“宋時名《三隱集》，此本板心有三隱字，版刻甚舊，印用繭紙，後附慈受和尚名懷深擬寒山詩，自序作於建

炎四年(1130),謂結茅洞庭,擬其體成一百四十八首,卷首有閭丘胤序寒山詩,後有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記一行。末有比邱可立募衆刊行一行。又有誰月軒人玉峰跋。”黃蕘圃所謂洋板,當與此同源。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六十八,《寒山子詩》一卷,豐干、拾得詩一卷,前有閭丘胤序,毛氏汲古影宋本,每葉二十二行,行十八字。陸氏《跋影宋抄寒山詩》(見《儀顧堂題跋》卷十)云:

《寒山詩》一卷,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光緒五年以番板五枚得此書於吳市,蓋何心耘博士舊藏也。端陽前五日,以舊藏廣州刊本及《全唐詩》校一過,《全唐詩》即從此本出,卷末“怡居憩地日”以下缺亦同。廣州本序次既異,字句亦多不同。拾得詩缺“人生浮世中”、“平生何所憂”、“故林又斬新”、“一入雙谿不計春”凡四首。寒山詩缺“沙門不持戒”、“可貴一名山”、“我見多知漢”、“昔年曾到大海遊”、“夕陽赫西山”凡五首,非善本也。

陸氏所得的汲古閣影宋鈔本和黃氏所收的精鈔本,顯然同出一源,“雲林最幽棲”一首,日字下俱缺四字(《全唐詩》亦然)。(《四部叢刊》《寒山子詩》用建德周氏覆《天祿琳琅》宋本和《讀書敏求記》影宋鈔本,都是屬於這個系統的。因為都是五七言雜錄,不分體,日字下缺文也一樣。現在可以這樣說,五七言不分體,豐干在拾得之上,日字有缺文的是一個系統,保留了閭丘胤原編次第。反之,就是從新編次的了。

明刊本《寒山詩集》,有天台僧永樂丙申(1416)重刊宋淳熙己酉沙門志南編本,題《天台三聖詩集》;有正德丙子(1516)閩建陽書坊慎獨齋刻本,次第與寶祐本同;又有吳明春刊本,《四庫全書》即據此入錄;此外,還有萬曆己卯(1579)王宗沐刊本。清代有金陵刻本,次第同建本;擇是居仿宋刊本;廣州刊本等;擇是居叢書本最精好,題《寒山子詩集》一卷,卷末有烏程張鈞衡跋^①,全文錄下,以供參攷:

《寒山詩集》，豐干、拾得詩附，影宋寫本。每半葉八行，行十四字。前有閻丘胤序，後有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沙門志南記，又有己酉屠維赤奮若可明跋。附朱晦菴與南老帖，陸放翁與明老帖。志南卽南公，可明卽明公，朱子與放翁所往還者。而前又有寒山序詩，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所補刻。是此書宋時一刻於淳熙己酉，曰國清本；再刻於紹定己丑，曰東臯寺本；此則三刻，又在東臯寺本之後。然不分七言於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於豐干之上，仍其舊第。字大如錢，清勁悅目，玄奘恒貞殷朗缺末筆，亦可謂最善之本矣。

是書藏之有年，日本島田彥楨寄來新刻，出自內府宋本，並序此集源流甚悉。因出此本取而校之，亦有無範、慶福圖書，同出一源，亦可謂下真蹟一等矣。

寒山詩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今檢是本，寒山詩三百四首，而次之以豐干詩二首及拾得詩四十八首，不符於六百之數。然閱閻丘胤序，其屬道翹所撰次者，已不過三百餘首，云唯於竹木石壁書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與此集合。

《新唐書·藝文志》載入釋家類，作七卷，宋寶祐乙卯江東漕司重刻本，則分五七言，又退豐干於後，已與此本不同。元高麗覆東臯寺本，卷尾題云：嘉議大夫耽羅年民萬戶府達魯花赤高麗匡靖大夫都僉事評理上護年朴景亮刊行。新安吳明春本作三卷，是四庫所收者，黃蕘圃所得二本，均一卷，板心一題《寒山子詩》，一題《三隱詩》，云係外洋板，頗似高麗覆宋本。然《寒山子詩》後一條云：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鋪印行一條。瞿氏書目所載寒山詩一卷，拾得詩一卷，附慈受擬寒山詩一卷。寒山詩後，亦有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行一行，卷心亦作《三隱集》，與黃目合。未有比丘可立募衆刊行明刻本（似明僧輯刻）。歸安陸氏書目所載《寒山詩一卷》、《豐干拾得詩一卷》，毛氏影宋本，每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又舊藏廣州海幢寺本，八行十七字，字句不同。黃跋云：有拾得“雲林最幽棲”一首，此篇所無，惜無別本可校耳。

島田影摹朱子、放翁兩帖，寒山詩首二行，餘俱用新式鉛字排印，不及從前東國影刻書遠甚。今刊此書，質之島田，當爲我取各本一校異同否。

此本係就影寫宋尹家本開，仍保留所謂“字大如錢”的優點。

在日本刻本中，除前述外，還有正中、元和、寬永、正保、延享等數次雕本。

注 釋

①按：此文係繆荃孫作，見《藝風堂文續集》卷六《寒山詩集一卷跋》。